山河为碑 信仰如灯

——观电视剧《伟大的长征》有感

□陈国庆

当电视屏幕的光影,缓缓铺开那段跨越万水千山的峥嵘岁月,电视剧《伟大的长征》以细腻厚重的笔触,再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阔征程,将那些尘封在历史书页里的画面庄重地唤醒,那段浸满热血与坚守的革命岁月,不再是史书上冰冷的文字、课本里简短的段落,而是一幕幕鲜活滚烫、荡气回肠,叩击观众心灵的生命图景。

荧屏之上,镜头朴实展现出长征路上的万般艰险,也深情镌刻下红军将士的赤诚初心。长征,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,是一曲用热血与生命谱写的英雄壮歌。剧集以真实的镜头、真挚的叙事,还原了九十多年前那段绝境求生、向死而生的壮阔征途。中国工农红军从瑞金故土含泪辞别,到湘江两岸浴血坚守;从皑皑雪山凛冽跋涉,到茫茫草地艰难前行,每一帧画面都饱含赤诚,每一段历程都震撼心灵。

剧中,湘江战役的场景令人动容:战场上英烈卧倒,江水被鲜血浸染,残破的军旗在寒风中飘摇。这是长征途中最为悲壮的一战,中央红军出发时八万余人,强渡湘江后仅剩三万余人。镜头里,毛泽东拄着竹杖静立江边,望着满目疮痍的战场久久无言。扑面而来的沉重,让观众真切读懂胜利从不是轻易得来。

“半条棉被”的故事也让人深受触动。三名女红军借宿湖南老乡家中,看到母子二人在寒冬里冻得发抖。她们身上只有一床棉被,夜里大多盖在老乡身上,自己以茅草为褥御寒。临走时,女红军拿出剪刀,把唯一的被子剪成两半,留下半条给老乡,并承诺:“等革命胜利,我们回来,再送您一床完整的新被子。”剪开的是棉被,连起的是军民同心。半条棉被,把红军和老百姓血肉相连的感情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剧中最动人的,是红军将士身上滚烫的赤诚。他们大多是正值韶华的少年,身着破旧军装,脚踩磨损草鞋,肩头扛起民族的希望。粮草断绝时,他们以草根树皮果腹;寒冬来袭时,他们相拥取暖抵御严寒;身陷绝境时,他们依旧目光坚定,步履不停。纵使前路迷茫、生死难料,他们眼底始终藏着光亮,心中始终揣着信仰,用每一步坚定的跋涉,诠释了何为忠诚,何为坚守。正是这份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的信念,让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,拥有了一往无前、所向披靡的力量。

镜头转向遵义老城那座青砖小楼,一盏油灯静静摇曳,照亮危局之中的赤诚。湘江血战的硝烟尚未散尽,红军将士跋涉在生死迷途,这间朴素的屋内,承载着整个革命的希望。剧中没有喧嚣的渲染,只有目光的交汇、恳切的争辩,每一句发言,都是对前路深沉的思索。当错误的军事路线被剖析,新的航向被确立,黔北的寒夜里透出黎明的微光,这是绝境里的伟大转折,挽救了党、挽救了红军。油灯终会熄灭,但这束穿越风雨的光,从此伴随长征,照亮中国革命漫漫征途。

山河不语,自成丰碑。电视剧《伟大的长征》,不仅是对一段历史的回溯,更是对一种精神的传承与致敬。在四面围困、前路渺茫的绝境里,在饥寒交迫、生死考验的磨砺中,红军将士不求功名、不计生死,只为民族存续、百姓安宁,用脚步丈量山河辽阔,用热血点亮民族微光,让濒临绝境的革命火种,在风雨飘摇中生生不息、燎原东方。

信仰如灯,照亮前路。漫漫长征路,支撑红军将士攻坚克难的,从来不是强健的体魄,而是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。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,长征是宣言书、是宣传队、是播种机。这场震撼世界的万里远征,靠“革命必胜”的信念照亮漫漫长夜,凭“救国救民”的初心支撑步履不停,在华夏大地播撒下革命火种,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。

光影落幕,心绪难平。电视剧《伟大的长征》以真实致敬峥嵘岁月,以匠心传承红色信仰,带领我们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与辉煌、坚守与担当。剧集深耕历史细节,导演用极致写实的镜头还原烽火征程,再现历史的磅礴厚重,彰显出新时代历史正剧的格局与底气,激励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,让伟大的长征精神在岁月长河中薪火相传、光耀后人。



小说《村里的小先生》——

小雪和大雪

□刘泽安

(上接2026年11月5日4版)

小先生端着两杯茶走出宿舍,就大蒜的事掰扯起来。

古代的刘秀率军西征,在路上暴发了传染病,将军和士兵们相继出现高烧、头晕、呕吐、昏迷等症状,几天的时间,死了好多士兵。部队军心涣散,战斗力急剧下降,刘秀只好让部队停下来,安营扎寨休整,把传染病控制住才是当务之急。随军的军医见这样的阵势也是束手无策,根本控制不住,疫情蔓延得很快。

刘秀也是仰天长叹:“天要灭我也。”

正值部队危难之际,来了一位老中医,说有一医方可试试。刘秀一听,急忙点头:“请翁速赐教!”

“将军知道本地老百姓种大蒜吗?派士兵们去多买一些回来,把它捣碎,取其汁液,滴到士兵们的鼻子里,可防止瘟疫蔓延,同时将捣碎的大蒜分给士兵们吃,用不了几天,就能好。”

刘秀吩咐下属严格按照老翁的办法去办。果然,士兵们吃了以后,疫情很快得到控制,部队恢复了战斗力,攻下了洛阳。只是回过头来找老翁,老翁早已不知去向。

唠叨完大蒜,穆支书拍了拍小先生的肩:“真的是个小先生,我们村真的是捡了个宝贝,学生们的福气可大了。”

12月,板栗村的天变了。

雪在一夜之间从天而降,搞得小先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他在老家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雪,大山里的大雪,它可以把板栗村所有的东西都覆盖住。这是小先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雪。

孩子们的家算是在南方,小雪这个节气不一定下雪,即使下也一定是小小的雪花,落到地上就不见了踪影。但大雪这个节气就完全不一样了,雪一定会如期而至,而且下的雪跟小雪是天壤之别,一网一网的雪花垂下来,密密匝匝,真的像空中在掉棉花,一团一团的。

大雪到了,这里就真会下大雪了。

“风雪夜归人”“独钓寒江雪”,古诗都早已明确告知人们:故乡落雪了,天冷了。孩子们可不管这些,他们是最快乐的,雪落在地上不融化,那就成了玩具,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

堆雪人——把雪一堆一堆地垒起来,按照人的形状,高矮不论,但一定要有眼睛、嘴巴、鼻子,鼻子用红色来显现出它的特别,眼睛可以小小的,嘴巴没有特别的要求,这三个器官就基本上把雪人的特征勾勒了出来。孩子们把雪人堆好以后,围着它们评比谁的雪人堆得好,争论不休也没有结论的时候,他们就通过打雪仗来争个输赢,聪明的孩子不只在语言上争胜,还抓起一把雪,几下子就捏成一个雪团,往看不顺眼的同伴身上扔过去,一下子就挑起事端。孩子们你不怕我、我不怕你,抓起地上的雪,捏成团,你砸我,我砸你,没有一个固定的攻击目标,砸不着也没有关系,砸出的全是冬天的欢乐。

雪团当然是砸不伤人的,玩得差不多的时候孩子们才收手,坐在雪地上继续玩,只不过不能坐得太久了。

下雪了,下大雪了,小鸟儿就苦了。

它们找不到食物,肚子饿得咕咕叫,大人、小孩就打起了坏主意,目的倒不是要吃它们的肉,是好玩,想要捉住它们飞翔的翅膀,捆住它们纤小的脚。大人准备了小小的篓、一根短短的木棍,抓上几粒秋天收获的粮食,谷子可以,苞谷也可以。小孩则去拿扫帚把雪地扫出一小块地,干干净净的。大人或者小孩用短木棍撑起小篓,在木棍上套上一根细细的长绳,长绳不要有显眼的颜色,篓下面撒上一小把粮食。一切都布置好了以后,人就躲在一个稍远的拐角角落,手里攥着那一根长绳,憋气不敢说话,眼睛瞪得大大的,死死盯着那个小篓。

鸟儿飞过来,落在雪地上,跳了几下,往四周望了望,慢慢地靠近那个小篓,盯着那几粒极富诱惑力的食物,它们的肚子实在是饿。但是它们的警惕性很高,靠近以后,突然又掉转头,啄了几下,反复了几次,它才钻进篓里,一般是啄上一粒又跳出来,搞得躲在角落的大人、小孩不知道该何时把木棍拉倒,才好把鸟儿盖在篓子下。

如果大人、小孩思想和动作不统一,一个觉得时机成熟,该拉;一个觉得时候未到,不慌,那样就麻烦了,往往很难把饥饿的鸟儿盖住,因为一旦篓子有轻微的抖动,十分紧张的鸟儿自然会逃走。什么时候该有所动作,真还说不清楚,也不是说大人就对,有时小孩的感觉还要好一些。这种游戏大多数时候也很难逮上几只鸟儿,只不过大人、小孩都喜欢,捉与逃是智慧的较量,更是一件冬天下雪时的趣事,捉不住鸟儿,有什么关系呢?

大雪飘扬是好兆头,来年肯定是丰收年。

(未完待续)

泥土里飞出的狂欢

□杨力

我的父母生活在乡下,年轻时,他们赶过猪、挑过粪、在打谷场上晒过谷。那时候的村子,一到夜晚就静得很,偶尔几声狗吠,更衬得黑夜寂静无边。日子像被按了循环键,忙碌、单调、一眼望得到头。

村里第一个篮球场,是在老祠堂地基上建的。水泥地面,用歪脖子木桩钉的篮板,铁圈都锈了,却是当时念中学的我最喜欢的地方。我疯了似的迷上篮球,放学不回家,暑假顶着烈日练球,皮肤晒得黑亮。父亲说我不干正事,地里刨食的人,玩那圆疙瘩能当饭吃?

多年后我进城务工,有一天接到村里电话,邀请我回去参加篮球比赛,原来是镇上要组织“村BA”。第一场是和隔壁村的篮球赛,村里热闹得赛过春节,半村子的人都来了,搬着板凳,嗑着瓜子,里三层外三层。场上小伙子们龙腾虎跃,而我主打前锋,每一次带球突破上篮,只要“哐啷”两分球投进,人群就会爆发一片欢呼声,而欢呼声里有一个特别响亮的声音:“好小子,好球!”那是我近八十岁的三叔公,牙齿快掉光了,笑得满脸褶子,兴奋的表情十分惊人。那一刻,手持篮球的我浑身特别有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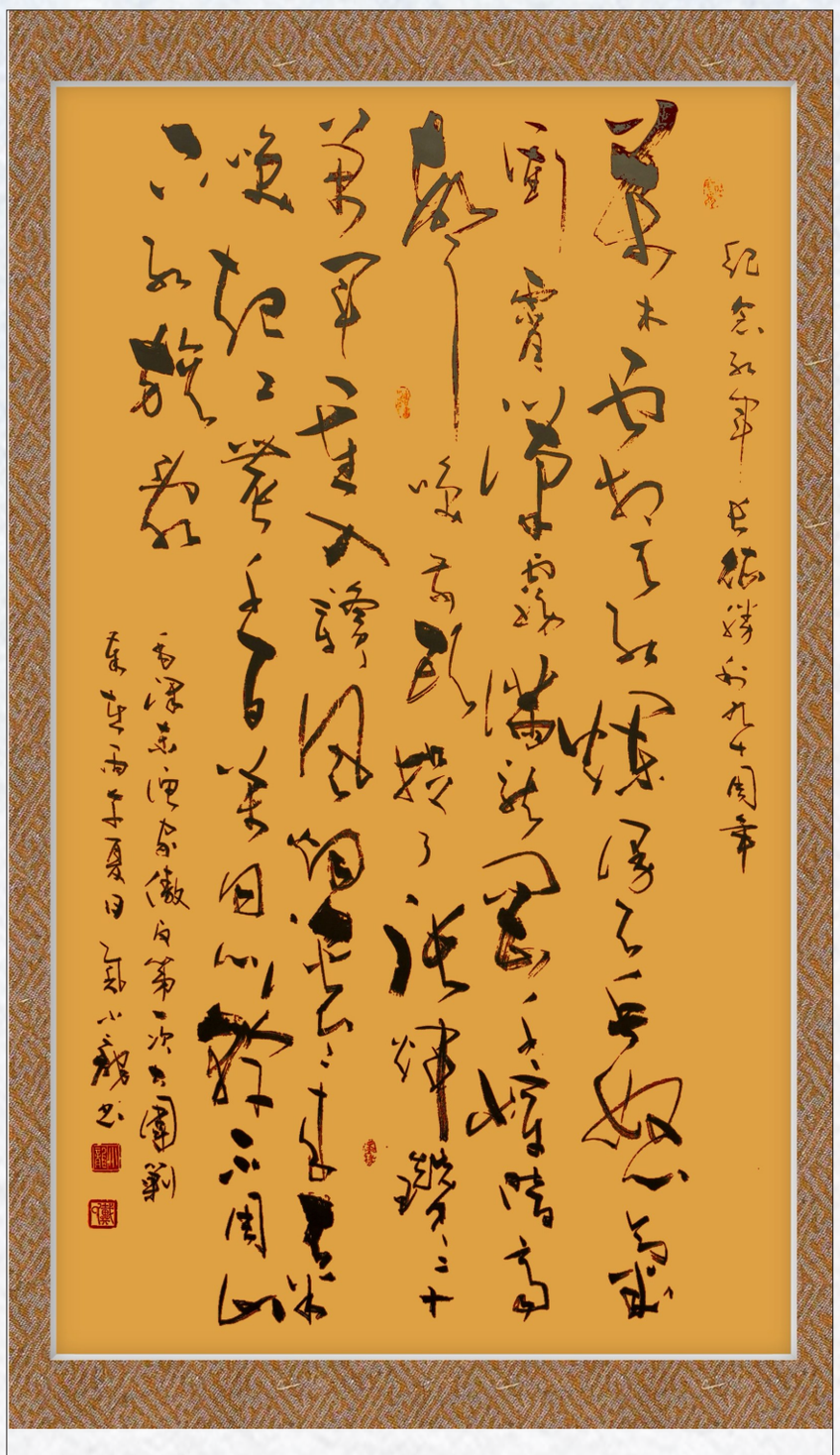
比赛赢了,我们村的老支书却哭了,泪水顺着沟壑纵横的脸往下淌。他拉着我的手说:“多少年了,就今天,咱村老少爷们的精气神又回来了!”那一刻我才悟到,这哪里是打球,分明是把沉寂多年的血性重新点燃了。

从那以后,“村BA”成了咱村的大日子。队服是村里人凑钱买的,记分牌是老木匠打的,连裁判都是杀猪的张屠户临时客串的,因为他熟悉规则。到了村与村的比赛日,外出打工的后生们赶回来,穿上印着村名的球衣,个个挺直了腰板。姑娘媳妇们组成啦啦队,口号喊得震山响。场边支起小吃摊,油锅里滋滋冒着热气,空气里飘着烤串和炸豆腐的香。

赢了球,全村的庆功宴摆在打谷场上。各家端出拿手菜,拼成长龙宴。母亲端出她最擅长的梅菜扣肉,油亮喷香。大家端杯互敬,诉友情,释心怨。笑声、碰杯声、欢乐声汇成一片。月光洒在每一张笑盈盈的脸上,那一刻我觉得,村子的魂找回来了。

“村BA”渐成常态。如今,每个村里的篮球场都装了太阳能灯。夜里亮如白昼,年轻人练球,老人下棋,孩子追逐。隔壁村的姑娘们来玩,叽叽喳喳地评价哪个后生帅。媒体记者扛着摄像机,说要拍“乡村新貌”。土生土长的少年被省城体校当做篮球苗子选中,离开那天,全村老少送到村口。而少年红着眼说:“老辈子们,等我学成回来,给咱村建个真正的灯光球场。”

以前,我盼着日子快点过;现在,我盼着下一场比赛快点来。那片水泥球场像一面镜子,照见了农村的蜕变。是的,美好生活不光在银行存折上,更在人们亮晶晶的眼睛里,在那一声声“好球”的喝彩里,在月下围着篮球场久久不散的欢笑声里。泥土里不仅能长出庄稼,还能长出梦想;庄稼养活我们的身体,而篮球,正把我们的魂儿重新唤醒。



綦风

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(书法)

□戴小龙

古风三首

□王小泥

秋韵

清风玉露恋秋门,东篱有菊守诗魂。
银杏书笺贴沃野,山泉滴潭醉流云。

割稻

梯田稻浪拍云端,金风翻越万龙山。
老挞斗擂丰收鼓,仙渡河奏农家欢。

家乡巨变

深涧两岸飞彩虹,水泥公路盘银龙。
客车校车村村通,男女老少乐融融。

七绝八首

□娄义华

丙午秋初立于甑子岩畔

之一
但作南山耕作人,搓岚为索挂秋晨。
岭巅静待繁星起,赠尔长空月一轮。

之二
高峦叠起翠如纱,回望故乡思转遐。
前路似同山一样,几多荆棘几多花。

之三
正值初秋采笋时,农人汗落几人知。
崖巅一晌清风漫,星月邀吾嫁与诗。

之四
山语水声询旅人,笋香瓜翠熟为亲。
云嫌烈日违卿意,唤我和秋作比邻。

丙午秋与老友戴彩霞在桐

之一
儿时与尔望云端,未共觥筹亦自闲。
渐老空吟霞在梓,难回旧日柏枝山。

之二
云下魁山伴故人,风凉如水正秋晨。
拈诗漫和松杉韵,一任挚情溢我身。

之三
风流扫去满山尘,秋日云低土语亲。
且共月幽言旧事,何堪独我异乡人?

之四
斯山斯水又流波,漫卷西风覆满坡。
再度逢君堪共醉,乡音入耳不嫌多。

枫叶落时

□王治刚

周末,回老家歇了一晚。

推开院门,月亮刚从后山探出头。今夜的月亮分外地亮,远处的山,近处的田野,都那么分明。已是深秋,夜里寒气袭来,我不禁打了个寒颤。趁着月色,我沿着熟悉的小路向那片红枫林走去。

月光洒在地上,林子出奇的静,地上树影疏疏落落。是的,红枫叶凋零了,每个枫树的枝杈都光秃秃的。我缓步前行,脚下干草沙沙作响,声声勾着那些旧事。

我蹲下身,在树根边扒开枯草。月光照着遍地荒草,我却寻不见儿时埋下的那只玻璃瓶。想来,它早已跟泥土相融。我想起瓶子里的纸条,想起上面歪歪扭扭的字句,但我怎么也想不起当时写了些什么。或许,那是我们十来岁时最纯粹的梦想吧!如今,它们都成了泥土的一部分。

记忆中的枫林,全然不是这般模样。满山枫树红透,从山顶铺到山脚。日光照着,树叶红得鲜亮。风一吹,满树的叶子哗哗晃动。夕阳透过树隙洒落,红叶映得人脸颊泛红,就连哈出口的白气,也染上淡淡的红。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,一脚踩下去,又软又脆,咔嚓作响。空气里飘着枫叶淡淡的苦气,混着泥土的潮润,深吸一口,浑身舒坦。

那时候,我们总爱在林子里疯跑。王强爬上最高的老枫树,使劲摇晃树干,红叶簌簌往下落,我们扯开衣襟去兜,落得满身都是。我们还在那棵最红的树下埋下玻璃瓶,约好十年之后,大伙一同回来挖。

到头来,谁也没有赴约。

站在枯树底下,我反倒不敢去刨那片土。倘若挖开什么都没有,就像眼前的林子,留不下半点痕迹。倘若瓶子还在,纸上那些要好的话依旧清晰,我却已经记不清好些玩伴的名字。

一阵风掠过,枝头最后一片枯叶晃了晃,悠悠打了两个旋,落在脚边。我弯腰拾起,叶片干得发脆,月光之下只剩灰褐色,不见半分旧日艳红。

我攥着这片枯叶站了许久。远处村落灯火点点,几声狗吠传来,四下复归寂静。当年一同嬉闹的伙伴,大抵散落在各处谋生,只是再也不能共看这一轮月色。

我把枯叶塞进衣兜,转身往回走,没有回头。身后的红枫林立在夜色中,那些秋日旧事,过去了,便再也回不来。

城市管理服务热线:12319 邮政投递电话:48612196 法律顾问:重庆永登律师事务所 印刷:重庆华数印务有限公司 审读:一二版金方霞 三四版刘琦 校对:一二版吴越 三四版周铉